

DANGDAI ZAWEN MINGJIA SHUXI

当代杂文名家书系

◎ 刘永平 著

美丽的
麦子



群众出版社



当代杂文名家书系

美丽的麦芒

刘永平 著

群众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丽的麦芒 / 刘永平著. —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5.10
(当代杂文名家书系)

ISBN 978-7-5014-5428-0

I. ①美… II. ①刘…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43852号

当代杂文名家书系

美丽的麦芒

刘永平 著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普瑞德印刷厂

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1月第1次

印 张: 9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186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14-5428-0

定 价: 33.00元

网 址: www.qzcbbs.com

电子邮箱: qzcbbs@sohu.com

营销中心电话: 010-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83903253

公安综合分社电话: 010-83901870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思想不灭 杂文不死 希望常在

(总序)

朱铁志

《求是》杂志副总编

在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当代杂文名家书系”中，八位同行的作品名列其中。老友阮直兄嘱我写一点感想作为总序，犹豫再三，还是从命了。之所以犹豫，一是因为近年来工作繁忙，对杂文创作的整体情况缺乏应有的调查研究，所知有限，没有多少发言权；二是对于八位作者的了解不均衡，有的熟悉一些，有的不那么熟悉，缺乏知人论世的先决条件；三是对自己的判断能力越来越不自信：真理的相对性和判断的绝对性是一对矛盾，私心以为一孔之见的东西，别人看来可能一文不值，所以聪明人通常是谨慎而沉默的。好在我并不聪明，又兼八位作者的作品摆在那里，“鸡蛋”的味道如何，自可仔细品评，未必非要拜见“母



鸡”。借用国庆长假，清茶一杯，拜读佳作，也不失为一桩美事。何况我之所以斗胆作序并不是自认有资格，而是因为崇尚独立人格、独立思考、独特表达，是因为推崇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在八位作者身上，我不同程度地发现了这种“三独”气质，看到了流淌在他们文字间的杂文精神，禁不住引为同道。尽管并不完全赞同他们的所有观点，但这似乎不至于成为我们彼此疏远的原因。君子和而不同，本是同志之道；杂文作者之间，更应具有求同存异的雅量、欣赏“异己”的胸怀。

有人说网络时代是杂文式微的时代，也有人说杂文已死，杂文家已亡，蕴含其间的悲愤与无奈不难体会。这样的说法，一方面道出了事实真相，即传统的、主要活跃于报纸副刊的杂文确实呈现出衰微的景象，与报刊发行量、广告量双双走低的整体趋势高度契合。另一方面，互联网特别是移动客户端的迅猛发展，从技术层面为人们的自由表达预留了巨大空间、创造了极大可能。一批思想深邃、材料丰富、文笔犀利的网络杂文异军突起，大有取代传统报刊杂文的态势，让习惯了在报刊园地挥洒的传统杂文家一时不知如何掌握文章分寸，妥善把持杂文的“度”，变得像个“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的“小脚女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杂文似乎确已式微、杂文家确乎半死不活了。

然而，这不过是事物的表象而已。如果把目光从报刊“花边文学”中稍稍移开一点，放眼“海量信息、实时更新、双向互动”的网络空间，就不得不承认，杂文非但没有死，反而以更加

健朗的姿态、更加犀利的锋芒、更加多变的样式在更广阔的空间复活了。如果说传统杂文属于“小众写作”，门槛相对较高，那么如今的网络写作则是典型的“众声沸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从未像今天这样得以充分体现。一个有出息、有抱负的杂文家，不必和“评论”争短长，无须抱怨网络抢了饭碗，应该从传统报纸副刊的小天地里杀将出来，努力使自己成为评论写作、杂文创作、网络耕作的“三栖动物”，竭尽全力干好自己手中的活计就是了。本丛书的八位作者身份不同、年龄各异，既有我的前辈，也有我的同代人，更有风华正茂的七零后、八零后。他们没有止步于传统报刊，而是潇洒游走于实体报刊和虚拟空间两大地带，成为广受关注的杂文作者。

赵相如老师早年供职于《人民日报》，如今主持《华商汇》及其副刊的笔政，无论从事意识形态色彩很重的党报工作，还是主办民间刊物，都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干得风生水起、异彩纷呈。作为杂文界的前辈，赵老师不仅几十年笔耕不辍、佳作迭出，而且在自己主持的园地里团结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作者，使《华商汇》成为一块全国为数不多的杂文热土。丰富的阅历、渊博的学识、勤奋的笔耕，使他的杂文干净清爽、老辣纯熟、绵里藏针，具有娓娓道来、从容不迫的美学气质。赵老师的杂文，极少有华美的词句、华丽的铺排，更没有华而不实的装腔作势。他的言说，倒像是阅尽世事沧桑的智者与后生秉烛夜谈，说的都是家常话，道的却是人间至真的情与理。



郭兴文先生长我几岁，属于同代人。但在我心目中，他早已是闻名遐迩、功成名就的大家了。郭兴文先生生长于人文传统深厚的陕西，大学时专攻文史，毕业后长期供职于《西安日报》，写新闻、办副刊、搞研究，样样涉猎，均有所成，著述颇丰，曾获韬奋新闻奖等百余奖项。深厚的文史功底使他的杂文具有浓郁的书卷气，他常将笔触伸向时间深处，在泛黄的书卷中寻找古为今用的资源，自如游走于古今之间，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

我与阮直兄相识多年，时有沟通，是无话不说的老朋友。文人间的友谊少不了以文相识、以文相交、以文相敬。除了思想观点、审美趣味的契合，更兼声气相投、性格暗合。阮直兄，原名刘永平，从内蒙古到广西北海，一路南下，不仅将大嗓门喊到了南方，也把杂文之火烧到了那里。说到他的杂文创作，不能不提他对整个杂文文坛的贡献。他所主持的《北海日报》《北海晚报》是编发杂文颇多的地方报纸。熟悉如今杂文创作生态的朋友不难明白，这是多么不易。不仅如此，他还常常向各省市报刊毫无保留地推荐作者，许多知名和不知名的作者经他推荐走了上杂文创作的道路。他的古道热肠，是被朋友广为称道的。阮直的杂文创作带有鲜明的文学色彩，他始终把杂文作为文学的一个分支来经营，不屑于平铺直叙的所谓“直抒胸臆”。他的创作善于从细节出发，透过具象的观察得出宏大的结论，善于将理性的思考投注到感性形象的描摹之中。他创作的最大特点是幽默机智。机智来源于博学基础上的顿悟，而幽默不仅有先天性格的优势，更是一种智力的优越，这就难怪他的杂文常有一些

奇妙的构思让人拍案叫绝。

熟悉赵青云的名字，始于赵相如老师主编的《华商汇》。因为常在其中的“社情杂思”栏目中碰面，由知其文而知其人，逐渐成了朋友。在我看来，青云近乎全才：头顶复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担任宁波海事局的主要领导，能文擅画，又有一手专业水准的篆刻技术。更为难得的是，他并不恃才傲物，为人极其谦和朴实，不失文人本色。他的杂文多从现实中来，重实际、接地气，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在朴素的文字背后，常有奇思妙想；在平和的表达之下，蕴藏尖锐的批评。

本套丛书的一大特色是八位作者中有四位女将。这里单独强调杂文作者的性别，绝无性别歧视的意味，而是因为杂文这种特殊的文体似乎男性更加青睐，与男人性格更加契合。虽然这并非绝对真理，但证诸以往的杂文创作，却是不争的事实。以我十分有限的阅读经历，发现活跃或曾经活跃在当代文坛的杂文女作者实在有限，二十一世纪以来活跃的杂文女作者似乎更少。

多年前认识孔曦，有过两面之缘，也读过她的一些作品，算是老朋友了。孔曦的经历比较丰富，工学出身，做过技术员，当过刑事技术讲师，后从事报纸编辑工作，已有多部杂文随笔集出版。读女作者的作品，往往不自觉地有“女性写作”的先入观念作祟。然而我看了孔曦近期的创作以后，却吃惊地发现她现在的创作充满了男性作者也未必具有的阳刚之气。其思想之刚健、行文之果决、论断之坚硬，都让我对这位上海女人另眼相看。

至于高伟，说来有趣，我是通过她行走天下的儿子认识她



的。那个大三男孩独步青藏高原，不仅用自己的脚步丈量天有多高、地有多阔、人能走多远，而且洋洋洒洒写下了几十万字的游记，这在如今的独生子女当中实在不多见。我很好奇，这么好的孩子背后一定站着一位了不起的妈妈吧？是的，高伟便是。高伟系作家、诗人出身，博览群书带来的通达灵动，加上小说家细致入微的刻画描写，使她的杂文随笔带有一种作家气质。透过她文中涉猎的阅读范围，我也明白了她教子有方的内在秘密。高伟的杂文最为可贵的一点是她在针砭时弊的同时，常常毫不留情地解剖自己。女性的直觉一旦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就很可能产生一种令人悚然而惊的力量和震撼。这个“一生只向真理低头”的快乐女子，善于把打击自己的力量当作自己的力量，因而具有双倍的力量。

马亚丽的名字并不陌生，从《杂文四重奏》中就已知道。作为东北老乡，我对马亚丽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她曾经做过环卫工人、绿化工人的经历，尤其让我肃然起敬。有人说杂文的门槛比较低，似乎谁都可以写，我完全不认同这样的说法。对于蹩脚的创作而言，小说、诗歌、散文，甚至所谓学术论文的门槛都不高，谁都可以操持，但结果却有天壤之别。流在血管中的是血，流在下水道里的只能是污水。马亚丽用自己的勤奋和才华，不仅改变了自身的命运，而且将作品刊发于全国各大媒体。她的创作徜徉于古今之间，善于从时间深处钩沉掌故，挥洒哲思。有人说她是“女子文学”中一枝挺立的奇葩，有侠骨剑气之勇、翠竹红梅之美、凌霜傲雪之姿。其文风俏皮流利、峻拔犀利，融说理、

言事、抒情于一炉，于荒唐中见真情，于幽默中寓深意。

林永芳的存在是我孤陋寡闻最有力的证据。在八位作者当中，林永芳或许是最具学者气质的一位。这不仅是因为她在先后从事科技工作、理论工作和行政工作之余始终坚持有效阅读，更是因为她的独立姿态、她的桀骜不驯、她的旁征博引、她的表面平和冲淡实则锋芒毕露的文字。林永芳的杂文有思想、有文采、有锋芒、有力度。但当她面对网络时代众声沸腾的局面时，却谦虚地说自己“不会再有‘文章济世’的天真幻想了。只不过，既然上天赐我尘世一游，既然观察未停止、思考未停止，既然偶有所思所感，不忍就这样任其散佚湮灭。相信独立思考的东西，总不会毫无参考价值。‘思想超市’里的产品丰富一分，总胜过单调一点。倘能给他人以那么一星半点的共鸣和启迪，也就不算白写了”。这样的说法，或许无意间道出了如今很多杂文家的写作宗旨，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是的，文章未必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肯定没有“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威力，但自由思想、自由表达，永远是创造的前提。这就是杂文无论怎样卑微，依然有其独立存在价值的原因所在。

2015年10月6日于北京

一路形象到底 一路调侃到底

(代序)

朱大路

听阮直闲聊，是一种乐趣；读阮直杂文，是一种享受。此公的文笔，有点像他的口才：悬河泻水，滔滔不绝。报人写杂文，最怕夹杂“时评腔”，就像骑惯了自行车，再骑黄鱼车，龙头会歪。可阮直的“龙头”，掌控得很稳。

阮直的“杂文宣言”，明确宣告：“爱是我写杂文的动力”。这个动力，很给力。正是由于爱祖国，爱生活，爱生命，他才选择了用杂文来批判丑恶，特别是“批判权力对弱势者的轻蔑，批判权力与资本结成的利益链条，批判强权对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绑架”。一百个杂文家，有一百种批判方式；阮直的方式，也与众不同。

10年前，我曾用“一路形象到底，一路调侃到底”概括阮直



杂文的风格。近几年，他依旧保持了这一风格。这是阮直写作的“看家本领”，在全国“杂文市场”上，具有“品牌效应”。有的句式，只要念上几句，便可猜出：这是阮直的文章！

“一路形象到底”，即文中的观点，大多有形象作依托，而且贯穿始终。他能描情状物，勾勒出批判对象的形态，然后鞭笞之。他的《“有病”才去找“神医”》一文，如此描写骗钱的“神医”——“有一段半真半假的传说，有一本半缺半全的医书，弄一副半人半仙的样子，有一种只可当面吃下、不许带走的‘灵丹妙药’，有一面面、一块块患者上当受骗后送的锦旗、匾额或高悬或悬高”。但“世代神医”也都是“苦”出身——“所不同的是短粗的手指头上多了一枚大个的金戒指，眼角的眼屎照样洗不净，却多了一副装饰用的金丝眼镜，又粗又黑的脖子已系上了一条‘金利来’。”“洗不净”的“眼屎”，与灿烂的三“金”并肩亮相、一同炫耀的形象绝了，阮兄的“形象思维”够卓越的！他在《绅士个屁》一文中写道：“鸡蛋一样圆滑的头颅是长不出绅士犄角的。”在《乔布斯的土壤与托马斯的神话》里，他说道：“挣钱的事情最不用别人操心，每个人都是知道腥昧在哪里的一只猫。”“乔布斯的苹果‘改变世界’，连资本的肮脏也能被智慧漂洗了。”在《城市名片与“名人”名片》一文中他讲道：“我就没见过一个北大的教授还在名片上印上‘北海电大客座教授’的。一个月亮的清辉还不顶二十个繁星的光亮吗？”别以为这类比喻拍拍头皮就可以想出来，其实，这是作家的一种禀赋，是心理素质、知识结构、想象能力、语言库存量的

综合反映，没有多年历练，达不到如此境界。

“一路调侃到底”，即把一本正经的“批判”，化为幽默的“调侃”，一路嘲弄，一路讽刺。题材悲催，他能以乐写悲；内容痛楚，他能以笑写痛。有时，带有“脱口秀”式的随机应变的智慧；有时，带有网络时代“吐槽”式的挖苦和抬杠；有时，貌似乐乐呵呵地说笑话，突然机锋一露，杀个回马枪来。我曾对人感叹：要把阮直的调侃功夫学到手，我只能等下辈子再努力了！这种功夫，据说来源于阮直从小生活过的科尔沁草原他姥姥家的一片乐土，那里，做人豪放、乐天，“七百年谷子八百年糠、张大胡子吴大帅的胡扯滥拉”，“除了父母不许捎带上，骂天骂地骂皇帝都没禁区”。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大草原的风情，养育了他善谈能扯的脾性。《物极必反》是他杂文中的名篇，十二段文字，每段排列几种事物或现象，东拉西扯，由少到多，由浅及深。从第一段：“话说一遍的是皇帝，说两遍的是宰相，说四遍的是太监，反反复复说个没完没了的是老婆”，到第十二段：“牛一，若说是‘牛顿第一运动定律的简称’，那么牛二则是街头的泼皮，牛群就是奶业兴旺的标志了，‘牛根生’就是‘蒙牛’的法人代表，‘牛皮’就是我们乡长浮夸的见证”，语言谐谑，看似毫不相关的“扯闲篇”，其实，有砭庸针俗的深意存焉。那篇《啥叫误人子弟》，回首自己被耽误了的大半生——“二十三岁那年我还以为爱因斯坦是西亚的一个主权国家，二十五岁时我还坚定地认为‘三大宗教’都是封建迷信（其实到现在我都用不准这个词组），二十四岁那年我在大学的课堂



里，老师讲到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是吸收了黑格尔哲学的，我曾经为此苦恼了三天，这黑格尔是个什么果子呢？”全文从头至尾，将反知识、反文化的本质，调侃个够。

阮直杂文，常把自己摆进去。此公年纪不算老，偏偏“老气横秋”，早在40岁出头，就开始把“老夫我怎么怎么”挂在嘴边。有时像说相声，先来一个“自我矮化”，让人觉得这“老夫”能以弱者自居，蛮谦虚的。例如，《研究一下“研究生”》剖析的是“读研热”中的猫腻，却以“自嘲”开头——

“若按我所具备的学历资格，老夫我是无权研究研究生的，因为我迄今所拥有的这个高等学历文凭是个假的（就是花钱买的），交足了学费，人家给了那么一个‘××大学函授部’的红本子。但我对得起组织的是我从未在任何一张与组织有关或与组织无关的表格上写下我这个‘假学历’，包括搞对象时，我虽说千方百计地‘卖弄’过自己的‘学问’，但也没敢‘显示’一下这个‘学历’。因为我心里知道它不是‘亮点’是‘污点’。”

态度实在，文风亲切，使全文对片面追求“高级文凭”的批评显得不是隔靴搔痒，而是切中要害。而在《现代隐士要隐啥》中，作者以“草包”自称，强调的是“欲望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欲望无限”。《我怕人类破译“基因密码”》，旨在批判特权阶层和等级思想，作者以“喽啰”自称，认为“千年长寿的优待在中国若有千分之一的名额，也该是我们乡长先轮到吧”，

“像我一样的喽啰就是到了死的那一天，去火化也都轮不上优先权。”一个“喽啰”要求“生命平等”，这种声音，值得同情，

也有点可爱，从而让全文的立意——“生命的长短还是让人类不能随意地控制好”，“一旦让腐败和强权者‘贪污’了‘长寿’的基因密码，这个世界可就再难找到好人了”——一下子跳了出来，变得合情合理。由此可见，矮化自己，是为了深化命题。

命题，是表达判断的语言形式，而阮直，恰恰是发现命题、提出命题的高手。当然，“不吃饭是要饿死的”、“包二奶是不不要脸的举措”这类命题，在《阮直集》里是找不到的。他的命题，是在独具风貌的论述中，归纳出来的思维结晶。例如，广州火车站的工作失误，造成上百万人聚集在站内，成了一个“死站”，而如今任何一个阴谋都不能让百万人聚集在一起——对此，阮直的命题是：“无能有时比阴谋更能坏事”；赵高、秦桧、周作人、康生都是文化名人——对此，阮直的命题是：“文化不是灵魂的‘排毒胶囊’”；出卖肉体的人要挨骂，但那些出卖土地的是拉动经济，出卖国有企业的是资产重组，出卖青山绿水的是发展旅游事业——对此，阮直的命题是：“出卖不是自己的东西才最卑鄙”；我们弱小时，就用谋略去以弱胜强，我们强大时，就用重典与王法治国、治民——对此，阮直的命题是：“谋略是弱者的暗器”。单是关于“无聊”，他就提炼出以下命题：“无聊才是我们生命的常态”，“人的可笑与可悲不是无聊，而是神圣自己对付无聊的方式”，“无聊的人，比人的无聊更遭人讨厌”。有深度的命题，标志着一种思想高度，是对新的“思想煤层”的开掘。

阮直在祖国的西南一隅，撑起一方杂文的“天空”。《杂文



选刊》将他选入“中国当代杂文30家”，是对他成就的肯定。十几年前，我编《文汇报》“笔会”杂文栏目时，编发过他一些稿子，对其写作路子十分看好。我在想，老夫老夫，迟早是要老的，但他的爱不会老，思维不会老，杂文的生命力不会老。

（此文发表于《南方文坛》2014年第1期）

C 目录 Contents

蚂蚁用换届保证“方向正确”	001
秃子可以动，和尚不可以动	004
让能人多出个双胞胎	007
懒蚂蚁的价值	010
让“打假”“越打越小”	013
故宫裸照关乎什么	016
时间面前能人人平等吗	019
稻草的捆绑术与山头的帮派圈	022
渴望大象怕老鼠	025
公众号翅膀煽出的三人成虎	028
原来不是什么“好鸟”	031
谁能带你白玩儿	034
你一窝烂，我一窝端	037
婚礼没忘，登记忘了	039
腐败是家庭破碎的杀手	042
“屁股上的市场”也有文化	045
“缺德”有时利于规则的完善	048